

# 个体自治精神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

张海水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高校里面针对大学生开展的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功能的表现之一。在深入探讨创业教育与个体自治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个体自治精神在创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通过个体自治精神的培养,使学生勇于维护独立人格、自主权利,提升个人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进而承担社会责任。

**[关键词]** 创业教育; 学生自治; 个体自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4)01-0042-03

## 一、创业教育的发展

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学者刘道玉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业史<sup>[1](83)</sup>,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创业教育始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sup>[1](84)</sup>。随后,创业教育迅速由美国波及到其它的国家。创业教育出现在高等教育或基础教育阶段,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否成熟、规模是否大、基础教育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高度、国家经济实力是否强大、政府的重视程度、战略决策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因而,波及的这些国家大都是一些在经济上比较发达、教育系统比较完善、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教育,是受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启发而开始的<sup>[2](23)</sup>。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肯定了“创业教育”(Enterprise Education)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创业教育在我国后续发展的起端。我国随后便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创业与创业教育的政策,在部分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目前创业教育在我国虽还没有发展成熟,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 二、个体自治精神

### (一) 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这一提法最早源起中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意旨学生掌管学校一切事务。然而这一给予学生“过度”意义上的“学生自治”未能延续至今。这中间也经历了“教授治校”的过程。不管是“教授治校”还是“学生治校”,都是体现

并践行着“大学自治”。

尽管在今天完整意义上体现“大学自治”的高校很少,但“大学自治”的精神依旧保留至今。在今天,“学生自治”强调的是学生对自身成长负责。西方大学的“学生自治”精神在我国主要是通过五四运动后的一批留洋学生的宣传与实践。在我国,学生自治的精神内涵演变成为:学生自治是学生对自己的自主权利、独立人格的维护;学生自治聚拢学生练习团体交往,进而承担社会责任<sup>[3](11-14)</sup>。

### (二) 个体生活自治与个体自治精神

“学生自治”思想在我国的发展,根据教育界对“学生自治”的理解与实施侧重点不同,分为“群体生活自治”和“个体生活自治”。

群体生活自治,强调学生个体在与群体内部成员共事时,提升个人与群体合作、共事等能力,以提升个人综合素养。“个体生活自治”,强调的是学生个体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以培养独立人格。“个体生活自治”指向的是组成社会生活中单个“分子”的个人,通过改变个人从而改变社会。它是个体通过严格要求自己,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从而提高了个人处理事情的能力。通过个体不断地修身践行的过程反思并成长、不断地慎独,从而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坚守自己正确的理想并努力实行,而不至于在任何“热闹”的场面中没有了个人的主见。可以说,“个体生活自治”演变出来的“个体自治精神”可以概括为:崇高的理想、生活能自理、提升个人能力的决心和恒心、不盲从、有个人的主见、能够辨别并接受符合自己的

**[收稿日期]** 2013-12-10; **[修回日期]** 2014-01-10

**[作者简介]** 张海水(1987-),男,湖南岳阳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政策,儿童教育。

正确建议、意志坚定。

### 三、创业教育与个体自治精神

(一) 创业教育内涵的理想诉求要求个体自治精神的介入

创业教育的提出，创业教育概念的诠释，可以反映出创业教育的理想诉求，也即创业教育所期待的“要培养一个怎样的人”。

美国考夫曼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指出，创业教育是指提供人们以概念和技能，辨别他人忽略的机会，具备洞察力、自我评估能力和知识能力，在他人犹豫不决时果断行动的过程。它包括机会辨识、面对冒险时的资源调度以及进行商业冒险诸方面的教育<sup>[4](29-30)</sup>。美国百森商学院的蒂蒙斯教授认为，学校的创业教育不是就业培训，更不是一种“企业家速成教育”，而应是以造就具有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的教育<sup>[5](79)</sup>。日本著名学者高桥诚就把“职业生涯教育”与“创造性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认为它是高度重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并思考如何发挥出每个人的个性的教育<sup>[6](31)</sup>。从上述创业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相关学者对创业教育的几种定义中可以看出，在普遍重视创业教育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对创业教育的解读不再那样的狭窄，不再仅仅将目标定位于为培养企业家、商人。

我国学者对创业教育一词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有：彭钢和蔡守龙认为，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创业精神、创业能力、创业心理品质和传授创业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学者梁保国认为创业教育是“以开发和增强青少年的创业基础素质，培养具有开创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sup>[7](18-26)</sup>。显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创业教育的理解还比较狭隘，过多地将创业教育定位于企业家、商人的培养。

笔者倾向于在高校里面进行的创业教育，应更多地从广义上来解读与开展，也即创业教育的理想诉求应是：它是一种生涯教育、人生事业的教育，它不只是引导人们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企业家、商业领袖，也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sup>[8](230-290)</sup>，也可以是爱因斯坦、钱学森、列文虎克、王顺友等。即从高校毕业后或毕业几年后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仅仅限于成为商人、企业家。从这一点来看，创业教育需要大学生有主见，要能知道自己需要从创业教育中收获什么，以及自己需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不仅仅是商人或企业家。这些，都离不开个体自治精神。

(二) 创业教育在政策层面上的推动要求个体自治精神

目前，国家在创业教育上并没有比较统一的政

策，高校有更多的自主权去摸索。因而，难免有些高校所采取的模式显得急功近利，把创业教育作为学生就业的“练兵场”、作为缓和就业压力的缓冲剂、打造未来企业家的“工厂”。

国家在推动创业教育特别是把它放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在政策上它是谨小慎微的。一是创业教育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不成熟的体系要求我们在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这是我国教育政策成熟的体现；二是创业教育这一理念是从国外引进到我国，对创业教育的内涵、理想的诉求在我国并未完全正确地被消化，这与我国传统文化过分注重“利”是分不开的。任何正确的理念在新的环境下要被吸收，都要相应改变阻碍它的不良文化；三是高校学生在外界注重名利的浮躁氛围影响下，若缺乏个体自治精神，在创业教育背景下的“企业宣讲热”“创业赛热”等盲目驱动下，容易远离创业教育的本真内涵。因而，在创业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国家政策的推动也须在高校学生“冷静”的思考中进行。

(三) 学生对创业教育的期待要求个体自治精神

学者木志荣在其著作《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研究》中<sup>[9](130)</sup>，做过这样一个调查研究：以大学生对创业教育的需求为调查内容，只有 11.1% 的调查对象是为了自己以后创办企业培养技能，而 77.8% 的调查对象认为是为了提高综合素质。可以看出，学生对创业教育的期待还是显得比较理性，然而，学生的上述理想期待单纯依靠创业教育还无法解决，更主要依靠整个教育阶段才能解决。“提高综合素质”“多接触社会”“培养创造能力”等更多的是要诉诸于学生个体自治精神的唤醒，没有自我监督、自律、个体生命意识的唤醒、理想的追求驱动，是难以在根源上改变一个人，更难以拥有那些须待自身主动实践与努力才能拥有的素质。

(四) 创业教育对创业者素质的诉求要求个体自治精神的提高

有学者从人格、心理素质、能力三方面归纳了对创业者的素质要求。其中在心理素质要求里面就提到了下面十项：自我觉察、自我尊重、自我控制、自我动机、自我期望、自我意象、自我调节、自我修养、自我范围、自我投射。并且提出了创业成功者的 10 大素质理论：欲望、忍耐、眼界、明势、敏感、人缘、谋略、胆量、与他人分享的愿望、自我反省的能力<sup>[8](76-107)</sup>。也有学者对创业者的素质从三个方面进行展开。创业意识：树立创业思想、强化创业品质、提高创业智能、形成创业主体意识、培育迎战风险意识。创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自我认知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市场

运作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创业精神：职业精神、道德感和规则意识、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冒险的精神<sup>[10](40-65)</sup>。可以看出，这些素质的养成无不要求个体自治精神的参与。

(五)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大学精神的坚守要求个体自治精神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经历了：“教学”——“教学与研究”——“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这些功能的演变。这是高等教育适应时代的发展与自身内部发展的协调，是高等教育对外部与内部诉求的协调，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也渐渐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而且，我们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每一次高等教育经受外部“干扰”或内部“营养不良”时，都是未能协调内外关系而引起的。若我们把高等教育置身于“高校—政府—社会”这一范畴，则是高等教育要在做好自己、完善自己的同时，应巧妙地回应政府与社会对高校的诉求，而不是高等教育“自视清高”或带着“肌体不良”去服务外部。因而，在今天我们把创业教育的“主战场”放在高等教育的境况下，一味地要求高等教育为国家、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型员工、创业人员未免显得急功近利，而且这原本是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完成的任务，而且更多的是要诉诸于个人的意志，如今却靠单个教育阶段、而且还是人为地将社会、国家的诉求放在个人身上，这种不是发自我体自身的“意向”，使得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开展显得缘木求鱼。

正如阿尔弗莱德·怀海特所说，大学存在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富有想象力的学习和研究能力，而不是单一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培训<sup>[11](32)</sup>。克拉克·克尔在《大学之用》里面说过，“大学越发不再是精英份子的专业性、阶级取向的机构，而更多是大众的一个市场取向的工具。这是一个基本的机构重组”<sup>[12](152)</sup>。可以看出他们对大学在功能上的偏失，对大学之道的失守是很发人深省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中对美国大学本科的培养提出了以下几点目标：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广泛的兴趣、为就业做准备<sup>[13](40-48)</sup>。可以看出，在这里，尽管博克没有把为就业做准备的目标放在大学培养目标里很重要的地位，但他也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很理性地在回应人们反对在本科教育里面提“为学生职业生涯做准备”这一说法，“为了明智的决策，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行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间通常会遇到的道

德两难问题，这些行业可能带来的社会财富、心理财富和物质财富以及它们对从业者心理、身体和业务的需求。大学当然应该站起来帮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就职业这个未来人生的关键问题作出明智的决策”<sup>[13](46-47)</sup>。

因而，创业教育的开展不应成为大学从“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体系，演变成单纯的“服务社会”这一功能的“契机”。否则，大学不再是“大学”。在实施创业教育的过程里，都需要大学生个体自治精神的唤醒，防范“大学精神”的丢失，防范成为满身“铜臭味”而无“书香气”，防范成为仅仅只是为了追逐个人利益、单纯追逐名与利，而缺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 参考文献：

- [1] 刘道玉.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2] 国家教委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处编.未来教育面临的困惑与挑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3] 陈华.中国近现代学校中的学生自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30(04)：11-14.
- [4] 邵文革，张志坚，唐建勋，等.创业教育与创新型人才[J].教育与职业，2003(01)：29-30.
- [5] 向东春，肖云龙.美国百森创业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03(2)：79.
- [6] 李志永.日本高校创业教育[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 [7] 习升阳.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 [8] 傅兆麟，谢红霞，兰希秀.普通高校大学生创业与成功教育教程[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9] 木志荣.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 [10] 李莉丽，龙希利.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 [11] 阿尔弗莱德·怀海特.思维方式[M].韩东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12] 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钰，高戈，汐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3] 德雷克·博克(Derek Bok 哈佛大学前校长).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M].侯定凯，梁爽，陈琼琼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编辑：胡兴华]